六藝之一錄

百七六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四百五

錢唐倪濤撰

歴朝書譜九十五

唐宋名賢法書墨蹟　朱存理鐵網珊瑚

范文正公道服賛

平海書記許兄製道服所以清其意而潔其身也同年范仲淹請為賛云　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與虚白之室可以居處華胥之庭可以步武豈無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青紫寵爲辱主豈無狐狢驕爲禍府重此如師畏彼如
虎旌陽之孫無忝於祖
文同柳貫二跋已見
獲觀文正公之詞翰淳重清勁如其爲人每展卷諷
誦未嘗不想見風采何名德之重使人愛慕如此其
深也富川吳立禮題
竊觀范文正道服贊文醇筆勁既美且箴以盡朋契
之義有以見高陽公之德矣傳曰不知其人視其友

諒哉熙寧壬子年十一月甲子吳興戴蒙正仲題

文正公為同年友許書記作道服贊言皆至理書特
清勁故至今觀之悚然增敬所謂寵為辱主驕為禍
府重此如師畏彼如虎是又美不忘規益可玩味乃
知異時丞相堯夫布衾銘實權輿於此與然是贊不
載文正集中則公之文之遺者有矣抑亦盛年之作
而或失於編次也耶因綴廿字以寓景行之意云文
正道服贊忠宣布衾銘家乘授一德名德符六經至

正癸未春正月廿日金華胡助書

范文正公翰長帖

仲淹再拜　翰長學士伏惟　起居萬福昨張去惑著
作來捧　真誨備荷勤意欲其委順保全不宜擇處也
仲淹非不思之寒儒之家世守廉素恐門戶一變有悖
出悖入之禍況邊上乏人且勉於從事或稍寧息或得
將師即有邱園之請以全苦節養生俟死此其志也
俞旨一下神魂來復久而無營知非他望明公諒之迨

以北事謁見　賢者今閻彥國之好不復言之亦甚減
憂未拜奉閻惟乞自重不宣仲淹拜上　翰長學士座
前仲秋日

柳貫胡助二跋已見

慶歷間契丹乘中國有西警議入寇遂命富鄭公使
遼卒定和議時文正公以西事知慶州此書與翰長
所謂閻彥國之好亦甚減憂者即其時也書中又言
有邱園之請以全苦節然其後與韓公並安撫鄜延

又除副樞密拜參知政事以讒娟出使河東知邠州
復知鄧而杭而青而穎邱園之請竟不獲遂其志而
薨獨所謂全苦節者貫始終歷夷險而不渝也嗚呼
大忠舉變元功方名炳然大節照暎今古又何其盛
哉至元四年後戊寅十有一月望日後學永嘉鄭僖
敬題

范文正公許下帖

仲淹啟昨日至許下行次領　真誨承　動止無恙兼

示及　省牓兒子與李教授謝家兄弟王七俱過省親識中得失相半更三五日必見春牓也漸遠　風音黯黷為戀惟　多愛不宣仲淹上　欽聖殿丞左右　三月十一日　今日相國莚會不暇子細保愛保愛或有書入京遞中即易達也

尺楮逾二百載魏國手筆如意語不繁而意足可以想見其人湯彌昌敬題

右文正閒子弟過省答友人書若固有之視利達為

何如哉與常人外飾遜避之辭中懐僥倖之意不可同日語覽者默識於詞意之表亦足以感發矣天台楊敬悳拜觀謹識時至順壬申人日

此行次許下答欽聖帖中云示及省牓兒子與謝家兄弟俱過省兒子即忠宣忠宣皇祐元年進士公以慶歷八年由鄧州求守杭明年三月十一日次許得書正南省放進士時也欽聖不著姓今亦莫可考而籖題蔡欽聖必有據哉東陽後學柳貫書

李祁跋一則已見

范文正公與師魯二帖

仲淹啟熱中得回問知漢東尤甚尤甚然西洛上京皆苦熱　宣下開井救渴者此可知矣三兩日來因雨微涼彼亦然矣折支已差人許州般取到即走報不易易請見錢者猶煎熬不足日給外月月有横費處家家如之郤酒四瓶近寄來請收檢鄧醞已竭候新者送去合得花蚍散空心可日一服甚有功恐疑之和方寄上希

多愛不宣仲淹上　師魯舍人左右　七月十四日
新牧舊識候到即有書去兼是綦侶也先託伸意
仲淹頓首李寺丞行曽奉削遞中亦領來教承　動止
休勝仲淹此中無事兒子病未得全愈亦漸退減田元
均書來嵩送上近得揚州書甚問師魯亦已報他貧且
安也暑中且得未動亦佳唯君子為能樂道正在此日
矣加愛不宣　仲淹上　師魯舍人左右　四月廿七
日

尤袤洪邁及柳貫三跋俱見前

師魯自均州輿疾至南陽託范公以死蓋平日之相予者如此四明樓鑰書紹熙三年十月晦

佳客千山得得來主人雙眼為渠開逢人莫説當時事且泊南亭把一杯　右第二紙當是尹自均來訪范於南陽時也范戒尹以不須與衆云云此意最深淳熙戊申三月廿八日廬陵楊萬里敬書

靜翁近又收得此二帖乃文正公與尹師魯書也交

情古誼百世之下尚可想見視他帖尤當珍愛　學士大夫所願見而不可得者況尤樓洪楊四公之題識亦豈復可得哉賢子孫永宜寶之至順四年五月五日後學東陽胡助謹書

尹公自謂與范公義兼師友而其言談罕及於性命至尹公處死生之變尤人所難及非知道者不足以與此盖是時風俗醇篤士大夫多不言而躬行未至立名字以相高此宋三百年極盛之際也伏觀范公

遺帖安得不為之撫卷而三歎乎至正七年春正月
甲子後學黄溍敬觀
范公與尹舍人往還書一卷當有與衆云云帖而逸
之觀洪楊二公跋語可知也後人不見此帖乃改跋
中三字作二字耳覽者當能辨之元統乙亥三月壬
寅新安後學汪澤民謹書
范文正公以論事忤執政遂落職知饒州於時直范
公者相屬於朝尹師魯亦自請同黜可以見一時賢

才之盛矣　師魯既貶監郢州酒稅觀魏公二書中語畧不及當時事亦不以師魯因已被黜而加存問蓋范公所論為國也而師魯之請以義也是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書末云惟君子為能樂道前賢之用心於此可見矣二帖筆力遒勁有晉人筆意尤非泛泛於書者范氏其世寶之至元三年後丁丑歲秋九月望後學泰不華書按泰不華應改台哈布哈因題識故仍其舊

景祐四年文正公既以言吕夷簡出知饒州尹公師

魯亦貶監郢州酒稅慶歷四年尹為涇原經畧以爭
城永洛事為董士廉所訟再貶均州監稅時文正公
在政府也踰年公出知邠州又改鄧州此二帖蓋在
鄧與尹者夫以尹公之賢文正公於其存也通以書
而盡其慰問之誠歐陽公又於其殁也為之銘以致
其痛惜之意好賢樂善固如此哉至元四年後戊寅
十有一月望後學鄭僖書
宋盛時有西夏之擾范公與尹師魯合謀戮力以拒

之相得甚深蓋以道義事功爲友者也此二帖公與
師魯者其一已刻文正尺牘中寛嘗閲之何幸今日
復獲見此真蹟哉然二帖不藏於尹氏顧歸於文正
子孫則其後世之盛衰亦可知矣鄉後學吳寛謹書

歐陽文忠公詩帖

五言二十六韻奉酬　子美離京後見寄之作　廬陵
歐陽脩上

衆美　子美貌堂堂千人英我獨疑其胸浩浩包滄溟

滄溟產龍蜃百怪不可名是以　子美文吐出入輒驚
其於詩最豪奔放何縱橫衆懸排律呂金石次第鳴間
以險絕句非時震雷霆兩耳不及掩百痾為之醇語言
既可駭筆墨尤其精少雖嘗力學老乃若天成濡毫弄
點畫信手不自停端莊雜醜怪羣星見攙搶爛然溢紙
幅視久無定形使我終老學得一已足矜而君兼衆美
磊落猶自輕高冠出入上誰敢出其膺羣臣列丹陛幾
位列公卿使之東帶立可以重朝廷況今參國議高論

吐崢嶸惜哉三十五白髮今已生近者去江淮作詩寄
離情口誦不及寫一日傳都城退之序百物其鳴由不
平天方苦君心欲使發其聲嗟我非鸑鷟徒能助嚶嚶
因風幸數寄警我聾與盲

趙子崧觀於廬陵凌波閣伯慈伯武伯起侍戊申歲
中元日

右歐陽文忠公酬蘇子美五言二十六韻詩墨蹟洪
武間余在北京時於一戍卒家見遂索取之自念平

生行湖海上有年前代名賢墨蹟多見獨文忠書不曾見焉今見此詩墨蹟如獲夜光明月曷勝欣喜裝潢成卷秘於篋笥中已十五年矣嘗觀東坡居士文集有跋文忠公書云歐陽文忠公用尖筆乾墨作方濶字神采秀拔膏潤無窮使後人觀之如見其清眉豐頰進趨煜如也今觀此墨蹟方知東坡之言不虛矣此卷付與孫詒謹藏永為家寶永樂十年秋七月廿二逃虛老人書於京都崇禮坊之官廨

胡儼跋一則已見

歐陽文忠有宋名儒文章翰墨絶妙當世此詩乃公親筆以酬子美蘇公者遺落人間迨今餘三百年而為太子少師恭靖姚公所得詩固傑作無容言而其書道勁温潤尤可愛重恭靖公謂得之如獲夜光明月不勝欣喜豈虚語哉付孫詒永為家寶宜矣永樂庚子蒲節後四日資政大夫户部尚書長沙夏原吉書

右歐陽文忠公荅蘇子美詩真蹟太子少師姚公所

藏寶之如拱辟自識其後云付孫詒余嘗以集本校之不同者五字子美文集作辭懸集作絃鷙集作鶩能助集作思和文與辭於義皆通懸及能助當從真蹟而鶩則當從集本余素與少師往還每造之必肅容坐壽椿堂焚香煮茗出清玩論文事繼以觴酌談笑為樂時詒數歲拱手侍側温然恭謹能琅琅誦讀也余戲曰公所恃以老者在此矣公亦謂客曰然公歿詒從其父宗善來北京又三年余至北京詒亦長

成鄉學余見輒思公又念公之不及見其長也詒亦重大父之交遊而勤勤過余忽不見數月間遇宗善而詒則病死兩月矣余為之驚愕悼惜而怊悵者累日詒裁十有四歲其資端厚明秀宜不遽止此先儒論稟氣清者不長豈以是與宗善攜此卷求余題每語及詒涕下潸然悲不勝因并及詒之所可惜者附

少師公之後永樂甲辰夏五月朔廬陵楊士奇題

余忝鄉里好嘗侍榮國茗飲之側公自負能書雖當

世詹孟舉輩皆不入意獨好文忠公墨蹟豈專在於尖筆乾墨而已其文章政事固足使人景慕之者東坡所謂清眉豐頰進趨煜如若將見於字畫之間此言可與知者道然則世之工於書者可不師法文忠公之為人耶宣德元年燈節之暇行在翰林修撰張洪書

石曼卿古松詩

直氣森森恥屈盤鐵衣生色紫鱗乾影搖千尺龍蛇動

聲撼半天風雨寒蒼蘚盡緣離石上緑蘿高附入雲端
報言帝室掄才者便作明堂一柱看

樓鑰跋一則已見

節度推官廳事舊有籌筆驛詩刻流傳入郡圃中師
夏請於使君得復舊貫暇日過袁君木叔家見古松
詩筆其嚴審勁健尤為卓絶因摹刋之以為籌筆驛
詩刻之對曼卿翰墨不多見於世巍然從事之廬破
屋數間雖不足以避風雨而二刻屹立於中未可以

為陋也又得文昌樓公為之題識益光榮矣木叔之
先君子好奇嗜古所畜前輩遺墨甚衆此其一耳慶
元己未上元日古汴趙師夏書

士大夫豪宕奇崛者為文必峭拔清美閑放者有句必高妙故梅詩之疎影横斜和靖如圖寫此花松詩云半天風雨曼卿獨膾炙人口也自昔論詩者嘗謂寫情非難狀物最難過於體倣或失之俗略於比喻又失之泛必渾然天成他物不足以當之斯為美耳

曼卿平生之氣卓犖多慕古人奇節偉行其見於詞章之末又肯為兒女子軟媚語耶梅聖俞以雲影濤聲之句過此作非矣節推趙公得真蹟於袁正肅之仲弟木叔而刻之石二百年來陵移谷遷何物不為塵土之歸而此刻至今存焉半雲翁亦在篋藏故物之列家既拆異又幸心可得而寶之造物者若有私焉嗚呼故家遺物歷年之久而卒獲所歸有如此帖者乎敬書此以識余感嵗在玄戈敦牂五月望北山

老樵黄摻書

林和靖二帖

逋奉曰秋深體履清適大師去後曽得信未院中諸事如常否今送到菱角容易容易謹此馳致不宣逋小簡上 瑫兄座主 廿二日 暫倩一人引此僕去章八郎家

逋奉簡三君數日前曽勞下訪屬以多故未果致謝感愧感愧牓名必以見了彼珍重者果為兩手所揞矣呵

呵如因暇時許相過否馳此不宣從表林逋頓首　四月十七日　所託買物錢二束省是前人留下尚恐未足餘伺面致多感多感

此和靖真蹟聶衛公帥蜀時所得也觀其筆勢遒勁無一點塵俗氣與暗香踈影之句標致不殊此老胸中真有得梅之清故其發之文墨者類如此當襲藏之以為珍玩元統甲戌夏五謝升聖書於南牕子順

我愛翁書得瘦硬雲腴濯盡西湖淥西臺少肉是真

評數行清瑩合氷玉宛然風節溢其間此字此翁俱
絕俗開緘見字即見翁五百年來如轉燭可憐人物
兩相求落我掌中珠有足水邉孤墳我曾拜土冷烟
荒骨難肉當時州吏歲勞問於今祀典誰登録翁固
不能知我悲聊對湖山歌楚曲我歌湖山亦不知惟
有春鳩叫深竹歸來把酒弔雙緘猶勝無錢對黄菊

沈周用坡翁韻

西湖處士林君復結廬倒卧湖波渌百年何物傷汝

廉山下梅花總寒玉滿城瓦屋鱗鱗然未信誰人能脫俗紫陌嬉春拾翠鈿歌鐘入夜燒紅燭獨教老鶴閑應門走傍湖陰濯雙足高平范公遣使來寄以新篇勝餽肉風節文章厚且醇兩句平生成實錄才多墨妙更入神惟許唐翁和高曲果然遺墨似其人如倚清風捫瘦竹惜哉甫里陸天隨不趂斯文書杞菊

吳寛

湖亭路繞梅花曲石硯年年洗芳渌湖光照眼花絕

塵此老當年面如玉誰應獨步難同調字豈必工終
不俗城東蒼頭持卷來一夜起看三秉燭我從書法
得相法骨瘦精神清亦足有如辛苦學仙人火冷空
山斷葷肉遺編舊事已陳跡五百年來登鬼録水流
花謝兩無情誰能更和西湖曲石田詩入亦清士居
不種梅翻種竹他時併作隱君論何似周蓮與陶菊

李東陽

我昔孤山訪遺躅春暖西湖泛晴淥山頭草樹不荒

凉知是先生此埋玉念初茅廬結構完長吏頻顧驚
流俗就中薛李最忘形湖上夜歸曾秉燭先生自樂
味道腴此懐何嘗忘不足惟耽吟咏苦嗄咿役擾心
兵削肌肉詩成又復恐驚世輒毁不使相謄録誰知
造物難盡蔵千古騷壇傳妙曲亦有遺墨落人間畱
在剡藤并楚竹見其瘦硬想其人似對靈均餐落菊

陳傾

乾坤悠悠書兩幅墨光深照西湖淥人間翻覆似浮

雲此紙全完如辟玉少陵瘦硬真入評右軍姿媚宜
云俗想當援筆對梅花誰用官奴把寒燭自然心畫
得天妙一字百金酬不足乃知形貌列仙臞石帶烟
霞山少內嵒嵒氣節高百世奚假文章身後録東坡
去後古祠荒月下不聞迎送曲遺跡君家豈偶然天
遣清風激脩竹憑君開卷望孤山三盤薔薇咀秋菊

張淵

宋陳亞之詩帖

離郭居馬上迴寄鄉知

迴望離亭寄楚山慨然西笑入長安貪程野僕擔書引惜別鄉人駐足觀霞襯曙光烘積靄柳和春色蕩輕寒遙期此地歸來日迎取相如駟馬看

黃鵠

呼樹止陵陽逢辰下建章竒姿標上瑞正色麗中央昭祀祠壇畔賡歌太液傍鳳教鴻作侶天與菊為裳神雀非靈異流鶯媿彩章集汙寧我類一舉戛雲翔

過項羽廟

八千子弟已投戈夜帳猶聞怨楚歌學敵萬人成底事
不思一箇范增多

寄寶臣寺丞

萬里扶靈宅壽阡謝公純孝是家傳廬開四尺同寒士
櫬列三園陋昔賢先域定生連理樹門人多廢蓼莪篇
我心罔極君應念露白霜清泣昊天

藍溪閒居

白鹿原東虎候西結廬岑寂映藍溪霜侵僧履蘭三徑秋入農歌雨一犂耽枕溜聲疑水宿拂簷山色類巖栖閉門養拙無人問揭盡陳篇日又低

開元寺凌虛閣寄解唐卿　藍田

璚滴琳花一夜凝凌虛雕檻曉來憑眼觀銀色三千界身到瑤臺十二層玉灑砌塵供庾斛粉融簷水妬房陵化人宮好分明在恨不同君把袂登

雉媒

朱冠衮背一何鮮聲厲情驕目悍然若道物情皆錫類
雄媒爭似鳩媒賢

還劉處士令先公鄩功名録劉公事朱梁

當年力戰蕩妖氛十萬雄師四七勳將畧妙欺班定遠
家聲高過李將軍銘圖魏鼎文猶在筆勒燕山跡尚分
今日閒披有遺恨可憐不遇聖神君

讀劉蕡策以指斥貴倖不顧忌諱有司知而不取

藥石危言治亂箴賈生鼂錯是知音可憐當日司文者

不畏人言合愧心

謝人惠三峯朱柹

烏椑珍果益丹明新折紅林蔕尚青漿冷夜凝仙掌露味甘秋剖楚江萍圓堆玉椀櫻難並剩薦金樽酒易醒應念茂卿消渴者整籃封貯到雲扃

過田文墓

當年聞奏雍門琴話著池臺淚滿襟何況今朝陵谷變池臺無跡可追尋

對雪寄崔仲裕 時在藍田聞崔在酒舍

奪鶴韜霞勢漸濃卷簾庭館好支筇乗槎路澀寒凝凍種玉畦平曉被封天上瑤宮當月圃海中銀闕聳鰲峰思君不得同吟賞知在旗亭第幾重

南齊

曲江歡晏侍華裾舞拍歌琴藝有餘獨有純臣王叔寶解陳封禪一篇書 注云南齊太祖曲江晏羣臣各使效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張敬兒

舞王敬則拍王儉曰臣無所解惟解誦書因跪帝前誦相如封禪書帝笑曰此盛徳之事吾何以堪之

湖上逢漁者

雨簑烟笠洞庭秋獨蠒綸輕一葉舟擬共停橈醉天幕緩歌濯足不迴頭

秋日端居

暑退蚊雷静門閑雀剌稀露莎蛩自急星樹鵲何依井臼貧雖樂溪山遠未歸時情似秋雁一一背寒飛

讀子虛賦

聽辭深恨不同時及到同時位太卑爭似唐皇將頗牧禁中言下用無疑

陳公亞之三十丈復不逮承其教誨也事業在卿士大夫者以補國利民傳復少於先子遺書中得公啟問詩章讀之往往意在栖退若送行閒中詩公時為審刑官朝中望譽始充大已有乞醉播閒之歎是知君子自重而不苟合者虞富貴以非道而至如盜竊

禽暴焉則非道者惡得而及之然後踐履無非義施張莫不仁事功可勝紀哉公忠言美庸固易考清遠之趣疑多在文章常恨不得盡之熙寧九年冬居彭城公孫師仲出雜詩藳一卷詞格秀古造句愈工則入澹泊愈深若借宅云四壁舊貧寧畏盜一枝雖小易容巢贈無已詩云他年遠公社若箇是遺民藍溪閒適云露侵僧履蘭三徑秋入農歌雨一犂秋居云井臼貧雖樂溪山遠未歸貽漁者云擬共停橈醉天

慕緩歌濯足不迴頭聞之者孰不灑然而若醒超然而自愛復疑在文章者今一卷之藁已得如是之多固足為喜又得玩君子始終之尚篤吾所好顧何樂如之詩大小二十二篇間中送行不預焉逸者可知已十一月三日曲阜顔復書

穆覽詩緬想風跡而欽臨鐵君趨尚遠矣

書故三司副使陳公詩軸後

破錦囊開玉振金舍人胸次右丞心為時黼藻衣冠

數與國丹青翰墨林慷慨似誰雙舞劒風流隨處一
歌琴燕貽苦志追先烈子夏何須論淺深　元豐二
年三月廿三日陳由張嶶
元豐四年七月於吳興始識公孫師仲師道遂得公
之遺稿以觀長樂林希
天聖中先太尉與故相國龎公同為郡牧判官故省
副陳公與龎公善光以孺子得拜陳公於榻下元豐
二年八月乙丑晦陳公之孫法曹過洛以公手書詩

稿相示追記五十年矣嗚呼人生如寄其才智之美所以能不朽於後者賴遺文耳茍無賢子孫其湮沒不顯於世可勝道哉光竊自悲侍公之久今日乃得睹公之文又喜法曹君之賢能顯融其先烈是敢嗣書於羣賢之末涑水司馬光

陳公固所嘗聞然不及見也今公之孫以公詩為示讀之亦足以想見其風采矣元豐四年七月一日高郵孫覺題

故三司副使吏部陳公軾不及見其人然少時所識
一時名卿勝士多推尊之邇來前輩凋喪略盡能稱
頌公者漸不復見得見其理言遺事皆當敬録寶藏
况其文章乎公之孫師仲出公之詩廿五篇以示軾
三復太息以想見公之大略云元豐四年十一月廿
二日眉陽蘇軾書
轍頃在南都傳道陳君以鹽鐵公詩草相示轍甚愛
公詩之精且嘉君之孝恭不墜世德後六年自歙州

還京師見君於鄮陽復出此詩為示不可以再見而不之志也丙寅正月七日趙郡蘇轍題

故吏部彭城陳公在仁廟時以御史奉使關中積以故人子見公又見之於河內其後五十年見公孫於淮南於是獲見其詩稿伏而歎息盖不敢少有述焉也即幸而有如平日公以父黨教之讀書可也如與之言詩則未可也巳元祐六年春二月十三日山陽徐積書

世雄竊伏吏部陳公之賢與令德之孫以顯融其後皆見於名卿偉人之所論載幾與成書矣世雄不復形容其略獨念元豐壬戌間初識傳道於松陵獲見此書又三年一邂逅無已於京師今廿有二年矣而二君皆以不遇卒崇寧癸未端午傳道之子孝友復抱此書泣以相過撫卷悲懌益以知臧孫之有後竊意此書自是與陳氏之祖孫隱矣疑其可自致於斗牛之間者金石所不能礙也南蘭陵錢世雄書

如彼泉流必有源陳家詩律自專門后山得法因鹽
鐵不減唐朝杜審言嘉定丙子冬孟二十四日眉陽
任希夷敬題
按陳公名洎彭城人國朝正史實録俱無傳然常以
歳月考求公嘗歴知懐州審刑院寳元間自屯田外
郎為副端尋陞臺端已而出漕京西淮南京東慶歴
五年轉吏部外郎加直史館攺使監梓路六年入為
度支副使尋轉鹽鐵后山集云皇祐元年以副使行

河還卒今史亦失書信矣史之多散逸闕遺司馬遷所謂滅功臣賢士大夫之業不述非此之謂與倘非因詩卷長留天地間曲阜長道顔公候官鄭公宏中而下諸大賢表而出之則公之景行懿文世之知者益鮮矣雖然公之行事不得書於史冊得見哀述於諸大賢輯成巨軸於百年之後又獲歸諸愽雅君子之蔵使當世士大夫玩繹歎詠之不足則其榮何必在彼一時之遇乎嘉定癸酉中秋十七日眉山李𡌴

題

蘇東坡楚頌帖

吾來陽羨船入荊溪意思豁然如愜平生之欲逝將歸老殆是前緣王逸少云我卒當以樂死殆非虛言吾性好種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陽羨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當買一小園種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頌吾園若成當作一亭名之曰楚頌元豐七年十月二日書

朱冠卿周必大龍君錫莊夏趙孟頫滕祉仇遠白

珽柯九思張弼吳寛等十一跋俱見前

蘇東坡惠州帖

蘇州定惠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當為子持書問之紹聖二年三月三日契順涉江度嶺徒行露宿僵仆瘴霧黧面蠒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予問其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所求故來惠州若有求者當走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顔魯公絶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周之

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倘可以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予欣然許之獨愧名節之重字畫之妙不逮魯公故為書淵明歸去來辭以遺之庶幾契順託此文以不朽也東坡居士題

原闕名跋一則曁年瓛徐天翼劉九萬王方叔四跋俱見前

蘇東坡琴操帖

瑯琊幽谷山水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把酒臨聽輒欣然忘歸既去十餘年而好奇之士沈遵聞之往游乃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疎宕音旨華暢知琴者以為絶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翁雖為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作楚辭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辭以製其曲雖粗合韻度而琴聲為詞所繩約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既捐館舍遵亦殁久矣有廬山玉澗道人崔閑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辭乃譜其聲而請於東坡

居士為補之云　琅然清圜誰彈響空山無言惟翁醉
中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
也哉此賢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
怨山有時而童巔水有時而回川惟翁無歲年翁今為
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　二水同器有不
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今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
居士縱筆作詩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本覺法真
禪師沈君之子也故書以寄之願師宴坐靜室自以為

琴而以學者為琴工有能不謀而同三令無際者願師取之元祐七年四月廿四日蘇軾書

項安世吳寬陸釴三跋俱見前

蘇東坡草書

與頓起孫勉泛舟探韻得來字詩闕

余謫居黄州州通判承議郎孟震字仰之頗與余相善光州太守曹九章以書遺予云朝中士大夫謂之孟君子予徐察之真不忝此名也震鄆人及進士第無他才

能然方京東狂人孔直温以謀反下獄事連石介守道之子一旦捕去且四出捕人不已震與守道雖故素不識韓魏公以書抵公具言直温狂人無能為而守道以直道死其故家流風決非與狂人通謀者魏公感歎即為上疏如震言以故直温獄不深究人皆慶其所全活甚衆震廳宇中有一泉甚清大旱不竭余因名之君子泉而子由為之記　元豐六年十一月七日記

徐達左倪瓚盧熊楊勉陳敬宗五跋俱見前

癸丑八月八日固始王𣈆觀於徐良夫氏之耕漁軒是日雨氣作涼庭無來跡展玩再四因得窺見筆意

成化戊戌歲五月廿六日長洲吳寛與吳江史鑑游銅阬山觀於下崦舟中

黄山谷發願文

菩薩師子王白淨法為身勝義空谷中奮迅及哮吼念亐明利箭被以慈哀甲忍力不動揺直破魔王軍甘露為美食解脱味為漿游戲於三乘安住一切智轉無上

法輪我今稱揚稱性實語以身口意籌量觀察如實懺
悔我從昔來因癡有愛飲酒食肉增長愛渴入邪見
林不得解脫今者對佛發大誓願願從今日盡未來
世不復淫慾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飲酒願從今日
盡未來世不復食肉設復淫慾當墮地獄住火坑中經
無量刼一切衆生為淫亂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設復
飲酒當墮地獄飲洋銅汁經無量刼一切衆生為酒顛
倒應受苦報我皆代受設復食肉當墮地獄呑熱鐵丸

經無量刼一切衆生為殺生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願我以此盡未來際忍可誓願根塵清淨具足十忍不由他教入一切智恭惟十身洞徹萬德莊嚴於刹刹塵塵為我作證設經歌羅邏身忘夫本願惟垂加被開我迷雲稽首如空等一痛切

守一居世英三懐渭三跋俱見前

元虞邵菴書誅蚊賦

平江水鄉蚊蚋坌集予方窮居日以為苦困衰腹笥

得蚊事廿有七古聖賢無一言之褒是為可誅也作

誅蚊賦其詞曰

惟朱明之肇序兮迨白藏之紀時火流金而方熾露潄玉而易睎瞻羲和之自東起咸池日所出處而徂西邁崦嵫日所入山也見離騷以頓轡歸曚汜日所宿處也見選雜體詩而匿暉旋羣陰之綽綽襲夜氣之索索爰有黍民古今注號蚊蚋為黍民出於廬霍呼朋引儔訏雷車之殷殷聚蚊成雷見前書填空蔽野疑雲陣之漠漠梅聖俞詩云利嘴喻麥芒之纖狹翅過春冰之薄

其賦形而至眇其為害而甚慱非泰山之能負荀子蚊負山詎九牛之可搏漢書搏牛之蚊較爾力以何施念爾欲而甚約飲不過於滿腹性無饜而肆蟲若乃皓魄之亭亭萬木之欣欣悼永晝之執熱徙緑蔭以怡情遽見侵而稍稍復輕颺以營營白鳥營營見下註念炎熇之未去曾須臾而靡寧伺人於燕息則東家之夢何緣而見姬旦嬲人於尊俎則鹿鳴之燕何由而娱嘉賓宋子京有蚊蚋嬲人之句以是而肆毒於人何名乎仁載引其類載鼓其翅但知進而忘退

不顧害而貪利葬仙鼠之腹而莫追莫悔投秋虫之网而自捐自棄（古今注以蝙蝠為仙鼠 羅隱賦謂蜘蛛為秋虫）衝鬱攸而致燔望銀釭而還墜以此而速禍於己孰名乎智仁既不足以强名智又不足以自蔽徒肆情以饕餮競鼓舞而嘍噬宜先捂之永歎謂通夕而不寐（老子曰蚊虻噆膚則通夕不寐見莊子）慨蠢蒙其何識亦炎涼而絕義故有蒜壁琰槐椒房璇題疏寮豁其文綺繡莞煥其陸離圍鮫綃以雲幛焚椒蘭而霧迷乃戢翼以遠遁縱含毒而莫施以貴嬪之被寵

而不嗜不螫南史孔貴嬪傳畏長遯之當路而莫近莫窺南史孫長遯本傳其或柴扉槿居蓬室桑樞方親闈之定省政黌堂之卷舒或漂流於羇旅或促迫於郊墟乃引利喙以競進共逞貪心而自腴致晉室孝子獨嘗以身晉書展勤云云而高郵貞女莫全其軀高郵有露筋小娘子廟嗟乎蚊乎貴者要者既屏息以遠止貧者賤者又窮欲而紛如顧余躬而何較念爾眉其有餘其間别種稟性尤酷實尖其嘴實斑其腹實細其身實豐其毒感變化於天工載惆悵於羽

族仙禽遠害必翔於九皋神鳥覽輝乃集於王谷傳信之雁目斷而莫至報喜之鵲日聆而不足此固曠然而難見爾乃頳然而難遂可憐爾之輕而翾不恥人之厭且辱也葢嘗究厥譜系考於典籍實蚩尤之餘孽始涿鹿之誅殛僅存膚血之遺餘致茲種類之蕃息見幽冥録或别派於腐壤或聚族於幽濕惟可夜游鮮從門入驟致身於雲臺而羽翼翾翾鶡冠子雲臺之高蚊蚋適以翾翾遽逞威於河内而人馬籍籍古今注河内有人嘗見黍米許大人馬淵地取火燒之皆化蚊蚋飛去但

類非於華胄實盡銜于毒螫宜見憎於世俗夫豈間於今昔惟小白之昏昏卧栢寢而悒悒念白鳥之阻飢寒翠幄而聽入（見金樓子）曾醜類之莫去宜豎刁之僣偪此鑒既明汝惡既極將不復汝容而搏之特吾一振手之力爾固又將驅空中之蚊挫汝之精（空中有物其名為蚊聞蚊蝱之聲則挫其精）僇江東之鷏而不復孕汝之形（爾雅江東呼鷏為蚊母此鳥吐蚊因以名）舉所謂蚋者而族烹於秦鑊（秦謂蚋）取所謂蚊者而築觀於楚廷（楚謂蚊）永滅蚩尤之裔庶使天下之為人臣者得

以安其君大慰勤猛之志又使天下之為人子者得以寧其親不復使無用之物無窮之毒存於世此誅蚊賦之所以名也

右先太師丞相雍國忠肅公所著也先公文集舊刋蜀中成書未久焚於兵火曾叔祖寶慶府君將求而刻之湖南亦未及如志而運革而內附後先參政廣求之不能得眉州故人史公孝祥守興化聞黃伯固家有之邈不可得也集在京師屬閩教授謝中物色

之來報云有軍官好書購得此欲藉手與集相見然終不能得之先參政至渤從親戚韓大則得誅蚊藁於侯頤軒道士處蓋大德庚子歲也故人閑上人亦蜀中同出東南之家以舊故訪集臨川山中因問誅蚊藁之所在出而示之則三十六年矣而先參政亦棄諸孤十七年詩書之緒不絶如綫感慨今昔血涕隨之偶得此卷録送上人貴得存遺珠於既失尚故物之可求也元統乙亥三月廿七日集謹識

宋之南其宰執唯虞雍公為最賢覿其誅蚊賦所謂
使天下之為人臣者得以安其君天下之為人子者
得以寧其親則知公之志誅惡鉏姦者欲以寧君親
也其以忠孝敎天下後世者至矣伯生世世其家學能
於聖時致身西清被眷寵也殊甚及閒寂中乃書先
太師此賦以贈人其志亦有所在乎開上人再見伯
生其為諗之和林魯威叔重父謹題
因讀誅蚊賦深憐愛國情三公登缺謀四海失昇平

早覺文章貴爭期德業成雲仍蒙世祿翰墨負時名

丹邱柯九思賦

黍民肆毒不勝誅屈宋文章太史書滄海遺珠留得

在白雲深處伴僧居洛生王敬芳

父作更生佛兒為命世英西州覩威鳳南國剪長鯨

不厭朝廷小終扶日月明誅蚊賦重録妙墨世從衡

遂昌鄭元祐

觀雍公少年之作可以豫見報國之志觀部菴詳書

之意可以深惟追遠之情忠孝藹然萃於一門嗚呼
盛哉閑上人同是蜀人故獨得之當刻石寺中以傳
永久庶不為他時夜壑舟也至正十有五年乙未三
月後學蘇大年頓首再拜謹書
又楊椿跋一則見前
鮮于伯機游高亭山廣嚴院記
元貞元年四月廿日送客臨平鎮晨起買舟堰下出東
新橋自高亭山以北岸多野酴醿香氣酷烈薰人欲醉

晩宿華嚴院僧普聞好竒喜客置酒西有樓下夜分乃罷明日遍歴殿廡得唐玄覧法師碑於東廡之下乃開元廿三年集賢學士徐安貞所撰諌議大夫褚庭誨書云師姓褚氏其先河南人食采錢唐因家焉師生而慧解從慧昶出家本邑有故隋華嚴寺乃師俗縁之地因成此院後改今名碑經焚燬全不可讀寺有録本遂得其詳僧又指護伽藍神曰此玄覧法師之祖褚河南也是日行者過期未出普聞煮筍薦酒復飲故處大出書

畫誇客中有淨師草書四大幀圓熟有師法殊可喜問之乃寺僧也紹興初嘗被名作草首書名花傾國兩相歡宋主不悅賜罷今錢唐人家所收稱王逸老合作者皆其書也又東坡趙令鑠唱和真蹟一卷坡詩集中有之令鑠有詩聲集不行世因全録之序云予瞻和予致齋詩有端向甕間尋吏部老來惟欲醉為鄉之句因送薄酒兼成非葷異發笑也古人醉以酒蓋亦有所寓一飲百憂忘陶陶朝復莫公欲醉為鄉甕間尋吏部惜取

青銅錢濁醪安足酤敢竊好事名聊資子雲具巧手斧鼻端此情知有素東坡和云伯堅惠玉膏兩壺且枉佳篇次韻戲答神仙無玉髓生死悲轉寓坐持玉膏流千載真旦暮青州老從事鬲上非所部惠然肯見從知我困市酤閑瓶自洗盞看核誰與具門前聽剝啄烹魚得尺素伯堅又詩云子瞻辭免起居之命令鑠復用前詩之韻一首以勉之登州與儀曹到官如旅寓螭陛鳳凰池翱翔未云莫氷色照人清黄色盈中部譬如千日釀

一宿陋清酤載筆無多時公真濟時具歎息賀德基猶
知我尸素自此次韻題其後者一人劉握以詩跋者四
人湯思退孫仲和葛立芳陳之茂以子孫題者四人蘇
籍蘇嶠趙伯醇劉岑觀覽署名者十人陳相汪應辰鄭
作肅范彥輝芮燁徐度淩景夏尹熺劉弢姚述堯最後
王明清題云英宗潛龍日居穆親宅與宗屬溜恭憲王
游從最後慶歷八年歲在戊子兩家各生子同年月日
時其後英宗入繼大統所誕即神宗既即天位以是日

為同天節恭憲所育迺太僕伯堅也為本朝登進士第之冠易文階最先子孫蕃衍世科相望聲華焜燿以至於今五行之説其可不信哉僧云伯堅子孫今居臨平貧不能自振此卷近年以粟易之其他無可錄者是晚始與行者别明日將還晉聞曰此去佛日十里而近有寺曰淨慧山水最佳寺有東坡題名真跡不可不一到于是自下山乘馬沿田塍轉村塢詰曲行香篆中如是者數里過黄鶴山地始平路漸廣峰巒秀拔林麓深

邃夾道清泉如奏琴筑是時小雨蹔止雲日鮮潤四顧
閴然惟聞一鳥啼長松間同行者人人自失謂真在武
陵桃花源也少東逶見飛閣出木末導者云已到山門
矣乃揖蒼髯叟酌甘露泉而後入時已破午羣僧皆醉
住持覺老入城遂徑造方丈得東坡真跡於法堂東壁
云祖老入山之十三日述古赴南都率景達原叔子中
子瞻會別於此熙寧七年八月十二日字方四寸許又
有贈滎公五絕句石刻詩見集中循東廡下入庫堂觀

渥洼池池泉玉色出東北山之麓有石坡陀半在水中因公有不堪土内埋山骨未放蒼龍浴渥洼之句遂名回抵西廡入藏殿覲元豐間所書經藏有巨蛇不敢近者久矣將出得兩石於山門之左乃楊無為司馬才仲秦少游之詩云元祐元年六月十五日還自海上入佛日山浄慧道場瞻禮懐禪師時長安弼公即阿育王大覺禪師之嗣也送余出山酌甘泉而别因畱詩曰佛日山前水行人甘露杯須知源派遠直自四明來才仲云

日冷苔生暈風高竹度凉道人何處去春色半滄浪少
游云五里喬松徑千年古道場泉聲與嵐影收拾入僧
房楊則手書才仲少游則范石湖追寫初約元仁同行
及期元仁以事不果故偕述所見以告拙詩数首附後
仍乞呈似岩翁山村井西存博善之仲實無逸諸同志
寵和
卷内有畱題廣嚴寺七言律詩一首高亭道中一絶
淨慧寺四絶又戲題廣嚴寺僧房壁一絶已見

鄧文原龔璛二跋已見

趙松雪諸帖

跋李仲淵所為劉簡州墓銘後

僕在西州日為劉簡州作埋文今其子賫軸來欲干先生一言以發幽堂之光幸賜数語為荷為荷鄙文不足道也伏乞點竄李源道再拜　學士松雪先生

余讀仲淵之文知劉簡州之為人有用世之才因劉簡州之行事見仲淵叙事有稽古之學葢古之為文者實

而不譎簡而不奥理而不詡若仲淵之文真古文也哉若劉簡州者真可於古人中求之也哉趙孟頫

南谷先生帖

南谷先生杜尊師余自兒時識之居昇元觀未十年昇元益文子舊隱其地常有光怪亦仙靈所栖勝處也師屬余作老子及十子像併采諸家之言為列傳十一傳見之所以明老子之道將蔵諸名山以貽後人余謂茲事不可以辭乃神交千古彷彿此卷用成斯美師名道

堅南谷其自號云至元二十三年元日吳興趙孟頫

胡汲仲帖

胡汲仲天資高爽發言便自超詣此賦為南谷所作文與事稱其自邇至遠則似晉問其琢詞造語則似鵩賦其高舉寥廓則似遠游過此以往吾不知所擬矣尊師既仙去重為李安師聖書一通刻石山中吳興趙孟頫

書編唐詩帖

詩止唐人公論一定以不易集存丁部私蔵幾何而能

傳欲免徧觀盡閱之勞可無精選重編之舉因奮吾志遂成此書自武德以迄乾符歷三百載始古風而終絕句餘二千篇繕寫實難流布未廣將俾衆工以刊木必藉諸賢之揮金借力埼陶相與作新於文邱齊名李杜共看興起於騷壇

鄭君子封出所編唐詩六十卷選擇之精甚便後之學者惜其無力板行因為書此子昂

作畫帖

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無益今人但知用意纖細賦色穠艷便以為能手殊不知古意既虧百病橫生豈可觀也吾所作畫似乎簡率然識者知其近古故以為佳此可為知者道不可為不知者説也子昂跋

舜舉帖

舜舉作着色花妙處政在生意浮動耳邇來日夕沉埋醉鄉吾恐久乃不復可得覺非其深蔵之同郡趙孟頫

伯機帖

僕與伯機同學書伯機過僕遠甚僕極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機已矣世乃稱僕能書所謂無佛處稱尊耳必明持鵝羣帖見示使人歎賞不能去手而又甚慶其有子也至大三年八月廿三日將赴杭州車轎寓舍題子昂

臨洛神賦帖

余臨王獻之洛神賦凡数百本間有得意處亦自寶之顧善夫余之愛友其家所蔵者皆得意筆也揚州何進士每以高價求余書可謂好事者遂書此賦一通贈之

至治二年秋孟子昂記

吾子行文塚銘

金華胡長孺譔

吾衍字子行太末人大父為太學生留弗歸遂家錢唐子行工隷書通聲音律吕之學讀太玄經號貞白處士慕李長吉樂府效其體為之氣韻輒與相似性曠放有高不仕之節自比張志和郭忠恕玩褻一世遇人巧宦善富如蟲蛆臭腐將噬染已其所厭棄者詣門請謁從樓上遥與語吾出有間矣顧彈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

輟求室委巷教小學常十數人未成童坐之楼下與客對談笑喧楼上下羣童一是肅安好譏刺輕侮詩人文學士獨盛稱杭仇仁近婺胡牧仲汲仲至謂百年止有其著作有尚書要略晉文春秋楚史檮杌說文續釋道書援神契卦氣中編等書初子行年四十未娶所知宛邱趙天錫為買酒家孤女為妾女嘗妻人年飢棄歸母與後夫匿不言輒去之太末妾為子行産子數日死留五年當至大四年秋故夫微知妻處訟之逮母母來子

行所又逮後夫後夫復舍於子行因偽楮幣事覺捕得言主人子行固弗知邏卒辱子行南行數百步録事張景亮識子行叱邏曰是不知情者攝之何為即解縱遣歸臘月未盡二月甲午子行持詩一章暨玄綃緇笠以詣仁近別值晨出家留詩還綃笠子行去不知所之其詩曰西泠西畔斷橋邉意將從靈均於斯明年三月辛酉衛天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曰歲子月已旬寅斯首亥為水鄉已墓在丑惟子與丑無禄實虛墓

非其葳屍沉江湖是生戊辰土為宰制土弗勝水家絕
身棄此其骨朽淵泥九十日矣與詩合西湖多寶院主
僧可權從子行學詩聞其定死哭甚哀為琬良石鐫碣
院後與浮屠師遺塔相望曰皆吾師請長孺銘庶幾子
行有後世名其銘曰生不瀆死不辱貞哉白

南宮生傳　　渤海高啟撰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
喜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葳生周養賓客及與少年

飲愽遨戲盡喪其資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陣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游金陵入會稽金華諸山蒐覽瓌怪渡浙江泛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名生飲或曰彼酗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能柔之矣即駕往坐上座為語古賢將事其

人竦聽居尊下拜起為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顧生不下巳目愲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刃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冐訶辟明旦戒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能辨好箴切友過有忤巳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議論斷必勝然援事析理衆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雋蹶多中有言生於府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

以智免家已貧然喜事故在有饋酒肉立名容與飲啗相樂四方游士至吳察其賢必與周旋欵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為請諸公間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謂生似婁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闔門寡將迎闢一室度歷代法書周彜漢硯唐雷氏琴日游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閟希復執筆歆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泊然居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字仲

溫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尚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乃刮磨豪習隱默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得能之乎與夫不自知及違道德者遠矣

錢逵書虞雍公辨烏賦

蹇我生之不辰兮遷遭家之多難痛堂上之蘐萎兮交摧戕於肺肝陟屺前而悵望兮曽白雲之漫漫蹈九死而一生兮存喘息於已殘勉行營于高燥兮卜壤叓之

所安朝既亡於蜚鶴兮莫敢睎於栖鸞俄潛闥之載扃兮政除月之隆寒紛紛提之令烏兮翔童童之同山惟二三之柔桑兮僅短短而可攀誰知彼之雌雄兮忽駢棲於其間急營巢而莫去兮日夷猶而盤旋銜壤而益墳之楸兮載上下其修翰獨傍廬而感慨兮潛涕泗之汍瀾謂蒼蒼之葢高兮亦莫探其端也豈期衆目相與駭矚風行而雹馳道路之相譁也儀談而秦辯聚落之雄夸也金相而玉振衆芳之聲詩也嵩岱峩峩而萬疊

友朋之高義也差不謀而相埒兮觀古而驗今日為至孝之感兮覘瑞應之圖而有云或顯名於孝烏兮亦或謂之善禽摭北齊之蕭兮李唐之林列巢門之順兮棲冠之參鋪張乎裴表之表門兮鈎索乎李之孝心申申乎銜塊以助陶兮又還觀而南尋追天使之口流血兮庸顯顏烏之誠忱僉曰昔聞而不見兮固可紹往哲之徽音吁嗟乎小子曰不然兮猶足以理而言兮何山顛不為烏所集兮何林間不為烏所巢兮孝性之修亦士之

常守兮事物之來亦有時而適然兮何足詫也瞻彼鶯斯實名唯慈予垂反哺之訓公興孝養之辭嗟彼能而我不逮兮懷乎風木之悲矧哀哀而蒙酷罰兮豈嘉祥之可希復倀倀而昧所之兮何前賢之可追意夫刻剗而童厥罰兮俾游悠其孝思維此理之忽然兮又孰較其是與非嗟夫予小子不可不辨兮恐來者或失其是衒損其心而泥其跡兮斯去古而益遠于名教而或戕兮豈清議之可逭眷里閈之嘉言兮特君子之樂善賦

以救將來之弊兮亦豈夫子之好辯

右辯烏賦一首宋丞相雍國忠肅虞公之所作也紹興六年公丁母秦國太夫人之憂哀毁骨立朝夕哭墓側墓有枯桑兩烏來巢悲鳴不去人皆異之以為篤孝所名多作詩頌之公因著賦以自解此公家傳之所具載者也公之八世孫堪適遭父處士君之喪出此賦見示且俾書揭座右遂以為故家文獻尚存詩書之緒不墜因樂為之重録云至正十五年冬十

月甲子彭城錢逵謹識

黄氏菊山序

吳興蔣心源為予道黄慶翁之高其人世居烏程地多泉石之勝晚而愛菊肅然靖處時取陶詩一卷寘諸左右抱膝微吟有東籬見山意因以菊山自號方外友若訢公笑隱之流咸賦詩以嘉其志嗟夫予見世之慕陶者鮮借使有之能得其迹而已果能得其心耶當典午時天下雲擾仕而忘返者何限淵明乃能賦歸田園以

寄傲乎采菊見山之頃所謂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者正猶冥鴻高飛而世網之設莫之能制也其可使兒
女輩覺哉然則淵明之樂所以獨得於悠然者雖欲自
形諸言而不可得後之人顧欲追尋其樂於千載之上
宜乎徒得其迹而不能得其心苟能得其所以樂之之
心雖無菊與山不害為知陶樂有未得雖日處菊山之
間猶無見也君家魯直嘗以蘇子瞻上擬淵明而斷之
以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之說是足以得其心也今

慶翁才可仕官家可伏臘而肥遯一邱如此其亦有見於斯乎至元後丙子十月既望鄜川遺民劉汶師魯甫序

菊山賦

疇昔之夜余方假寐門之外若有人焉儻焉而至金衣碧裳文采爛爛含香吐秀德馨如蘭叩之則曰吾禀堪輿之質鍾山之英服土之正陶金之精顧吾生之雖晚而不與草木以同榮抱幽芳以自潔秉素節以孤貞甘

露飲而風餐昌榮辱之我嬰彼靃靡之紅紫紛雜遝以
華蕚徒冶容以媚盼幾何速殞其生也昔丁典午之變
有彭澤之賢者與吾同志吾嘗勸之懸冠相忘乎寂寞
之濱相徉乎籬落之間清風之尊吾亦與之俱歡南山
之詩諒千載而可觀厥後覩世風之搖落撫榛路而多
艱固耿介而衆睨刓尅勵之交殘吾遂韜光晦跡深隱
乎山知我者其誰渭川之君子泰嶽之蒼官日相與堅
其盟固其節今不知其幾歲寒矣悼知己之寥寥倚秋

風之孤立旣韶濮之亂鳴宜薰蕕之並緝豈陽亢於重九致天道于未復抑吾德之未懋伊斯理之罔析唯子之淸同我之德願與我以潔刮我以臆余聞其言瞿然而惕俄形開意暢遽不知其所適起箑之易遇巽之艮繇曰爲木在山幽人之貞吉怪而識之居越三日爰有吳濱之隱扣乎松竹之扃凜乎其姿介乎其情抱氷霜之雅操傲闒茸之肥輕亶厥號曰菊山續五柳之希聲感兹夢之有契乃吉人之所徵于是乎益信蔡齊之殿

莊周之物化亦各有其故也遂書夢兆之寓言以為菊山之賦烏傷黃晉卿

崔氏友竹軒記

去縣而西百里曰浠溪溪之上有德人崔君誼所居在焉屋前後種竹若干挺幽閒蓊薆不啻一篔簹谷也因扁其所居曰友竹蓋寓其志然耳君誼當勝國時出宦京師遭時多故既歸田里與竹君雅好如昔終日嘯歌其間於世利紛華邈然無聞也厥子齡國朝仕刑部主

事以清慎稱聞持友竹詩卷請記於予予與君誼為通家子弟其何敢辭夫竹一物耳衛詩美其如簀戴記美其有筠葢皆比德於君子故君子而與友也固宜世俗亦以松竹梅為歲寒三友然則松與梅其竹之美乎人之可與竹為友者必如松如梅而後可晉王子猷有何可一日無此君之語是子猷有取于竹而與之友矣唐李太白有閑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之句則太白亦與竹為友焉今君誼既以友竹名其軒復以為號是與竹

深交密締死生以之固非反覆手者比顧何以致此哉吾有以知之矣主人清修葢取諸竹主人踈直亦竹是取主人與竹彼此相忘不知我友于竹竹之友於我也其節其心當有以肩于猷而軼太白不然竹之為竹混於凡草木矣何以表然特立於松梅之間也哉予將經造竹所訂三益之盟以從其所樂不知可與否也是為記洪武秋八月望户部侍郎吴江莫禮書於鍾山之寓

友竹軒賦

友竹先生雪一巢雲半邱眼空八荒氣淩九秋騁遐思於千古深景慕於前修嗟美人其何在藐獨行而無儔闢軒居之兩楹樹篔簹於林幽澹相對於終日矢永好之綢繆方掩關而謝客若將玩世而神游有桂軒散人冠芙蓉服毛幞蠭談奮辨塵尾在握長揖先生而進曰友道之重人倫所推試探索于青編名班班其可窺或贈帛而尊賢或命駕而踐期或刎頸而忘憾或加足而相知或德業之深懿或文章之雄竒飲醇酎而春融投

膠漆而堅持由道同而神合相琢磨而箴規然往迹之
淪謝所以名愈久而光輝嗟哉竹君草木孔微雖清流
之多向將何益而何裨羨植物而求友竟伐木而奚施
此愚蒙之未解請先生之廓疑先生曰友之云貴尚德
是輔淳風既散勁直誰慕少凉凉而遷斥纔翕翕而爭
附方傾倒而情親隨凌期而背侮耳哇淫而共聽目嬋
娟其交妬為前揞之深恥俾予心之獨苦惟竹君之修
潔抱虛心其終古分清陰之半席期歲晚而為伍忝名

馳於鶚薦遂挈挈而西騖始睽離於吳越卒周流於齊魯慨茅屋之荒涼悲琅玕其誰撫懷秋風於渭水弔落月于湘浦賴孤琴之遺興絙冰絃而時鼓雖芳荃之盈掬終莫逃予之凄楚幸謝職而南轅獲遄歸于吾土歌遼鶴之遺響慼人民之非故蘭斂秀於春皐菊藏香於秋圃篝青燈於夜榻夢舊遊之無所酬別筆於松楸讀殘碑於榛莽欣竹君之無恙獨脩然於環堵蔭蒼苔於庭砌留白雲於窗戸步虛檐而前覩鷺幽禽而相顧初

蕭瑟而欲語遂低昂而起舞匪四美之兼并曷金石之
同固兹信義之深孚足以勒貞銘於肺腑也散人曰四
美可得而聞歟先生曰觀其亭亭猗猗不倚不頗纔清
飈之一拂何靈籟之孔多啼老蛟于陰壑鳴鳳威于陽
阿鏗宮商之夾奏森劍戟而鏘磨吹比管於嶰谷之岑
走落木於洞迊之波疑幽人之吟嘯類樵豎之唱歌乍
摧折而顛倒忽琮琤而相和露滴秋林聽飛瑙之曳珮
雨來曉谷聞帝子之鳴珂此金聲而玉振庶資講學之

切磋及頳雲凝舞霰集明河凍勁吹急悽獨鶴之宵唳慘寒蟾之夜泣蘿窗未曙苔階盡濕悄空山之無榮凜萬木之僵立胡霜筠之獨秀操堅剛而愈執葉翡翠以羽零幹蒼虬而鱗皺氷裂石而陰翳月穿簾而影入散晴碧之交輝涌寒清之可吸膚貫黝之不撓項強宣之難屈此貞標而勁節足以濯遷汙之陋習若夫泠泠煙稍不蔓不茅邁羣芳之特異盈千尺而彌高實充丹穴之鵷鸞竿掣滄溟之鯨鰲杖化龍而難策箠成杠而誰

操羞艷華之妖血輕凡芥於鴻毛揖夷齊於首陽之林谷抗巢許於箕山之岩嶅寧相依於松桂豈甘沒於蓬蒿掃紅塵而披拂干青雲而遊遨軒然獨立於物表挺然伊呂之人豪此離倫而絕俗宜從穎拔於英髦且其肥瘠俱榮發育有待奮蟄龍而驚起滋潤澤之沾溉蘇菌迸紫抽犢角之崢嶸籜錦凝斑露裍兒之鮮彩濕蒼烟之滿谷蓊春雲之如海螺鬟對倚而婷娉霓旌交揚而晻藹並森森而玉峙恍多士之如在篤金蘭之同氣

依璚樹而交愛睽秀色之晚榮益高情之春藹歡共慶以彈冠儼相逢而傾蓋紛肩摩而袂接豈貌同而心改此多朋之濟濟真足企夔龍于千載也嗚呼王以愛著白以養稱七賢之同調六逸之齊名或千戶之並貴或三徑之娛情斯為竹君之深鄙又何足流後世之芳聲今予辭光華守寂寞我為竹友竹為我托忘人物之竹我共徘徊而盤礴睨乾坤之無際疇克知予友竹之樂也哉吾子畫非與可詠非蘇仙鏡其所短昧其所全而

返以為言乎散人顔色變赤芒背駭汗降階三揖起而為亂亂亂曰軒之竹兮蒼蒼軒之人兮佩琳琅歲既晏兮孰若伊友竹兮竹彌光山可梯兮海可航友竹之風兮不可望　會稽謝常造

六藝之一録卷四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四百六

錢唐倪濤撰

歷朝書譜九十六

庾子鎖夏記歷代名賢墨蹟題跋

唐陸柬之書陸機文賦

世傳王右軍有所書文賦不知海内尚有搨本否至柬之所書則精絶一世字字員秀脱胎於蘭亭而帶有其舅氏虞永興之逸致遂覺機法雙絶陸司議書

世不多見元人李倜云在世世者止蘭亭詩蘭若碑與此而三歐陽圭齋謂蘭亭詩已毀於赭寇之亂是在世者益尠且累累千餘字而紙色完好是海内第一奇蹟也卷舊在元人李倜家倜字士弘號員嶠真逸陸司議蓋見蘭亭墨蹟者昔人稱其用緑麻紙臨蘭亭押尾署陸司議書最為精工惜今不傳矣所書文賦風骨内含神采外映真得蘭亭之髓者不獨皮貌相肖也趙子昂晚年書法大進人言其得力於定武

蘭亭而不知其全摹司議卷後有子昂一跋云唐陸
柬之行書文賦真蹟唐取善書者稱歐虞褚薛以書
法論之豈在四子下耶然世罕有其跡故知之者希
耳字法竟摹司議歐陽玄云近代米元章書矯亢跌
宕世咸稱其自創一法乃不知其全學柬之頭陀寺
碑耳元章閟而不言以陸書少傳於世也若文賦累
千百言當為方今陸帖第一又云柬之本世南甥書
法得於渭陽而神俊過之揭徯斯云唐人法書結體

遒勁有晉人風格者惟見此此卷雖若隋僧智永猶恨
嫵媚太多齊整太過前人推尊之如此余所見唐蹟
最心折者惟書譜及此

張長史旭草書墨蹟

長史自言帖紙用唐大麻字法員轉而左規右矩深
得山陰遺法余舊有其四時帖狂逸之甚殆偽書耳
甲申後得此六十餘字真鴻寶也上有多印滅沒不
可辨識惟天水雙龍璽及内府圖書奉華寶藏諸印

尚存奉華堂乃宋高宗內侍劉夫人所居之室也高宗所得珍祕悉令掌之用此印鈐識然非極品不輕用也

褚河南遂良書孝經閻立本畫

河南書法剛正類其人昔評者謂如嬋娟不勝羅綺未然也所書孝經一卷閻立本畫滄桑後得之故內籤題云顏真卿書周昉畫外有一朱函盛之則題云褚遂良書閻立本畫蓋題籤者乃武英殿中書以為

字類麻姑壇記故以為顔耳不知非顔也當以朱函刻字為正宋人范思正有河南所書靈寳度人經亦立本畫字法與此無毫髮異尤其佐證耳

徐季海浩書心經墨蹟

徐季海心經一册書法隷中帶有篆籒脱胎於石鼓文視世傳所書嵩陽觀碑殆為勝之余已上石矣帖上有天水雙龍璽乃黄山谷所藏亦有其印

唐人墨蹟傳世者甚少滄桑後如曹嘉禾溶所收林

緯乾帖李江右元昴所收韋莊樂章李西蜀迎暁所
收懷素小字千文東孝廉蔭商所收顔魯公送劉太
冲序皆唐蹟之佳者余借之硯山齋把玩彌日今書
與人散沓如海外三山矣

朱元晦城南二十詠墨蹟

朱夫子和敬夫先生城南二十詠字法俊逸大有晉
人風致而詩之清遠亦非宋人所及元尚書干文傳
得之於婺源以贈常熟錢伯廣錢氏居於城南遂構

城南齋刻諸詩其中而黄文獻溍為之記至楊廉夫

又録敬夫原詩於其後惜不得當日張宣公手書與

文公書合成一卷耳余舊有先生或問手稿一卷前

畫先生小像惜為有力者攫去見此益為惘然

范文正仲淹與尹師魯洙二帖

范文正書昔人謂得之樂毅論觀其與尹師魯二帖

清勁可見其人卷中有樓鑰楊萬里胡助柳貫黄溍

鄭僖吳寛王世貞諸跋

按景祐二年范公上論遷都事與呂文靖異議黜知
饒州秘書丞集賢校理余靖言加罪言者非太平之
政坐落職監筠州酒稅而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
又言范某義兼師友乞從降黜亦坐貶崇信軍節度
掌書記監郢州酒稅其後公鎮鄧尹公再貶監均州
酒稅舁疾來鄧以存歿托公公急至尹所尹已瞑聞
公至復開目向公拱手曰也無鬼神也無恐怖如此
而已若二公者真千載以上人也况親見其往来手

札何幸如之

歐陽文忠公集古録跋尾墨蹟

文忠公集古録千卷皆手題之古今鉅觀也公精於書學所題一筆一畫毫無懈意即此亦見公一斑公殁世未久録已漫散此四跋尾一為西岳華山碑一為漢楊君碑一為平泉山居草木記一為陸文學傳崇寧中在趙明誠德父家復有其手題德父亦有金石録二千卷盖博雅君子也文忠公文章事業炳焕

千古其手書又精工如是真希世珍後跋者有米元章韓元吉朱晦翁尤袤洪邁方從義胡儼李賢諸公亦他卷所未有也又一跋載前

蘇米墨寶小冊

坡公與質翁帖一紙計七十餘字原在仇山村家後有其手跋又米襄陽帖二紙皆晚年書精妙之甚三帖原裝一卷既于市傭得米小字一紙又左巨明贈連水陳生帖三段此三段已刻絡與米帖内戊戌山

中合裝之

余少年學米帖不得其運筆結搆之妙徒學離奇遂入傾欹一路後乃痛改之近年玩其墨蹟始悟晉法宋思陵云近日書存晉法者惟米芾及薛紹彭耳信然

年來所見米蹟如宋南昌蔡之長卷魏泰酬和詩稿曹嘉禾溶長卷之叔晦帖淡墨秋山詩稿超逸絶倫未多有也余借之上石今卷與人杳寧無遐思

蘇子瞻苦雨詩墨蹟

苦雨五言古詩乃坡公元豐六年八月六日書字凡五百有餘指頂行楷神韻備足坡公最屬意之書也余於崇禎壬午得之吏部黃襄兵火失之賈人仍持來售亦奇緣也

傳世者米書多蘇書少蓋以當時黨禁人不敢收蘇氏文字存者多付之水火今之行世者皆燼餘也坡公嘗自評其書吾書骨撐肉肉沒骨又曰吾書雖未

工自出新意不淺又每書輒多留餘紙曰以待五百年後人題跋然公書一至南渡已重如拱璧寧待五百年哉黄涪翁曰子瞻書為當代第一為其挾以文章忠義之氣耳此真知公者也涪翁因公遠謫瀕死不悔米元章初借公以成名既而背之號於人曰在蘇黄之間自恃其才而不入黨與視涪翁有餘愧矣

米元章小字天馬賦墨蹟

米元章好書天馬賦如王子敬好書洛神賦人間合

有数本此卷小行草瘦勁跌宕與王金沙家本相類
余止見王氏刻本未見其墨蹟或即此卷取入舊内
今復傳出乎余於乙酉得之次年孟津王覺斯見之
稱嘆不已遂跋数語其後舊内畫卷皆御用監内臣
裝裱此卷前裝趙子昂馬圖將此卷裝後作跋中書
題簽云子昂唐馬米元章跋可笑也

米元章大字天馬賦墨蹟

元章所書天馬賦以擘窠大字書於平海大師後園

者為最得意之作雄渾流動起止橫竪諸法俱備余
嘗見其多景樓詩亦大書遠不及此此卷不獨在天
馬卷中稱第一其生平書蹟亦當以此為第一上有
蔡姓珍藏印乃蔡京也又有賈似道小印及秋壑圖
書在明又入嚴相家籍没入内如此名蹟累辱於權
奸之手良為可嘆黄子久云展視之時有大星貫斗
而墜其聲如雷亦一奇也卷既入内將後跋皆割去
今江南傳一卷後有永樂甲辰浚儀張肯跋從徐有

貞家流傳者臨本也

黄魯直松風閣詩墨

余於甲申後見山谷数卷最愛松風閣卷其詩清脱妙不可言字乃正書勁秀全用柳公權法他書所不及也余晚年極喜柳書復得其一二秘本今見此卷益知世之學柳者一味硬直真鈍漢也卷佳絶矣而有可恨者嘉定間向姓者所題不稱一也舊在賈似道家上有賈似道小印及悅生秋壑長字諸印辱於

權奸之手二也元大長公主不擇人而命題絕有可噴飯者三也項墨林收藏之印太多後又載所買價值俗甚四也

友人吉安李梅公元鼎得山谷書杜詩卷字極佳與此相類趙松雪有跋語亦得意書先在予家余物色此卷經年不得聞在梅公處乃以趙跋歸之竟成合璧

曹嘉禾溶有山谷小字墓誌稿二合裝一卷董玄宰

大書四字於後曰山谷墨寶真墨寶也嘉禾與予好
尚相若其應徵入京盡以所攜卷册送余齋如米老
卷君謨卷及此卷俱累累千百言世不多見之珍也
又王長垣有山谷書陰長生詩亦正書不及松風閣
黄魯直書諸上座
此卷乃涪翁草書末有數行正書字法奇宕如龍搏
虎躍不可控御宇宙偉觀也然縱横之極却筆筆不
放古人所謂屋漏痕如折釵脚此其是矣世傳東坡

見山谷草書從傍稱歎錢穆父謂惜未見懷素真跡
後山谷見自敘帖書法頓異然山谷天分高學力足
固非全取法於懷素也卷上有紹興及内府書印曾
入思陵御府者後又在賈似道家余見山谷草書當
以此為第一

薛道祖詩卷

宋人書能存晉法者惟薛紹彭道祖蓋彼時定武蘭
亭妙石在其家故所書詩稿五紙筆筆用右軍法無

論不肯帶唐人格調即大令亦略不涉及此深於書
學者也惜傳世者少真如天吳紫鳳耳
卷舊在水村陸太宰家西涯題云右宋薛紹彭書五
紙薛氏以三鳳名河東紹彭其後人也字道祖號翠
微居士居長安符祐間以書名一世米芾書史會要
所載是
水村陸公得此卷特愛重之間出示予為識數語於
後後在王元美家題識累累文休承云薛道祖書予

惟見晴和二像隨事吟三帖松雪謂其脫略唐宋齊蹤前古陸居仁謂其雖雜於六朝盛唐人書中當無愧後又見其所臨蘭亭蓋定武石刻在其家故所臨尤妙今獲觀其詩帖若上清連年實享清適帖及和劉巨濟詩真能軒輊六朝追踪魏晉宜與元章抗行而當時謂之為米薛也

秦少游論書帖

少游書不多見端勁大約得之顏魯公楊少師其論

書云學書端正則窘於法度側筆取妍往往豐左
而病右故端書如右軍霜寒表子敬乞解職臺狀張
長史郎官廳壁記皆不以法度病其精神至於行書
則王家父子隨意肥瘠皆有佳處近世惟顏魯公楊
少師特窺其妙其用筆能左右之無不好處惟王荆
公書有古人氣而不甚遒司馬公正書不甚善而隸
法極端觀淮海所論書而其書可知矣淮海與黃豫
章同為坡公門下士皆善書陸放翁言豫章晚自稱

詩淮海則退避不敢以書自名故淮海之書傳世者少益足重也

宋高宗皇帝御書毛詩馬和之補圖

宋思陵極重經學而尤留心於詩每手寫一章輒令馬和之補圖余所收者凡八章一為魯頌駉一為有駜一為閟宮一為商頌那一為烈祖一為玄鳥一為長發一為殷武字皆端謹有致大約取法於鐵門限後補圖亦工古人宴享祭祀之儀禮樂輿馬之制悉

備馬尤非他圖所可及也和之以紹興中登第官至
工部侍郎余又於江右李梅公寓見鹿鳴十章朱子
美寓見節彼南山十章山西張氏寓見關雎十章首
有夫子及卜子夏小像高宗又曽手書九經刻石今
臨安文廟尚有存者彼時戎馬倥偬而能神閒氣定
雅意表章跨有半辟百餘年非倖也
宋憲聖皇后書養蠶圖
蠶織圖所繪自浴種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使閱者宛

然置身田舍見婦子拮据不遑之景也每段下題小字極其工緻至元中鄭足老題云為顯仁皇后字后習高皇字高皇手書九經每倦則后書續之人未易辨金華宋景濂云圖出於潛令樓璹璹獲名見以圖上進上擕至宮憲聖慈烈皇后逐段題之皇后姓吳配高宗其書絕相類謂非顯仁韋后書余考之顯仁韋后乃高宗母也從徽宗北轅老年始歸憲聖慈烈吳后乃高宗繼后史稱其善翰墨則為吳后書無疑

金華之言爲確矣

宋趙檠易篆書

書家篆法不傳近代擅工者寥寥此卷三段一爲李監法書歸去來一爲欵識法書盤谷序一爲小篆書紅白蓮詞皆精工絶倫趙爲寶慶間人檠易其號卷爲求是先生書亦不知其名以俟博古者考定後觀者圖章累累皆宋元人也

黄伯思書黄庭内景經墨蹟

黃長睿為南宋博雅第一其所著法帖刋誤及秘閣古器說俱載東觀餘論中王順伯厚之嘗稱之曰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録千卷趙德父金石録至二千卷考訂甚工然猶未免差悞惟雲林之書為盡美順伯蓋留心古學者稱許如此長睿有雲林堂元人倪元鎮龔之或重其人耳余求其書蹟僅於陳山人家見北齊勘書圖一跋正書精工之甚丁酉夏自山中回得此卷小字草書全用急就章法甚可珍也按索

靖急就篇一千四百五十字闕七百五十九字在宋時猶存唐人硬黄臨本葉石林夢得求之弗獲僅得長睿雙鉤本謂氣韻精彩尚有彷彿典刑乃刻之閩中蓋長睿長於章草者故精妙如是也虞伯生云長睿書不逮言豈其然乎

陸放翁詩稿

陸務觀先生自書所作詩八首後題嘉泰甲子歲正月甲午午用郭端卿所贈猩猩毛筆時年八十矣書法

勁逸老年不衰如此詩句冲澹全無烟火色相盖公以寳章閣待制脩實録完即致仕優游若耶溪大領林泉之樂故其筆墨清勝如此昔公跋山谷卷謂此卷不應攜在長安逆旅中亦非貴人席帽金絡馬傳呼入省時所觀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羊喚魚潭瑞草橋清泉翠樾之間與山中人共小巢龍鶴菜飯掃石置風爐煮紫蒙頂紫茁然後出此共讀乃稱耳余於公書亦云然卷中嘉泰甲子乃嘉泰四年也越

五年而公歿

鮮于伯機書杜詩

漁陽太常以書名一世余見其遺蹟極多最佳者為杜詩秋風破屋歌風格遒逸有晉人遺法後自跋亦自負蓋得意書也其子去矜亦善書見卷後世傳伯機與趙吳興齊名趙每自書二紙易其一紙輒焚之不知果有此事否然寥寥宇宙得一人妬亦足矣吳興乃知已也此卷余官開封時張大理睡心所贈相

隨二十餘年矣每開閱輒作聚散存亡之感

元人書吳興漁陽而外無可存者即巙巙康里名甚譟然其書稍俗康里嘗問人趙承旨日書幾何或對曰萬字康里曰吾日可書三萬字此其所以俗也然承旨書後人尚有評其稍熟者蓋作畫則欲熟中熟作字則欲熟中生董玄宰謂鮮于書勝趙承旨亦正以鮮于書不熟不俗耳按巙巙康里應改喀喇庫庫因題識故仍其舊

趙子昂千文墨蹟

子昂千文余舊有墨刻本上有晉府印意手跡必在晉府安得一寓目以快生平乙酉之秋偶於棋盤街下馬牌側見此卷傾囊得之子昂書初學鐵門限及宋思陵晚乃學蘭亭及李北海此正是學定武時書風骨内含神采外溢書家傾國也後題皇慶三年五月望日為戴架閣書後又有至正二年中丞張希孟

等題名

趙子昂臨絶交書

子昂於古帖無所不臨亦無不宛合其臨絶交書神韻俱足班之六朝中真無愧色最得意書也後自題余十年前嘗為仲長書此不意失去後兩幅今攜至都下復為全之觀者審定延祐六年八月十日後有黄文獻一跋極詳核跋云魏公書嵇中散絶交書自題云十年前嘗為仲長書此因失去後二紙延祐六年再為補之按前十年至大元年也公以大德元年知汾州三年除江淛儒學提舉至大二年為泰州尹

以題語考之正提舉儒學時也延祐六年十一月謁告歸吳興而後二紙實補於將歸時仲長葉喬字也喬與公同學厚善為濟州經歷以憂解歸延祐六年還朝與公邂逅書此予以延祐二年領薦上春官拜公於京邸時猶為侍讀學士至順二年見葉公於中丞馬公座皆以文字相推愛今二公亡矣鄙陋無聞有加於舊友人王行成出此相示追感疇昔謹識於此此文獻至治三年七月跋文獻金華人名溍宋景

濂之師也文集沖遠有法元時大著作皆出其手謂之璽口學士余見子昂小行草三四卷與絶交書相敵者惟西川李青眉所收書東坡杏花詩前畫東坡小像方巾道服手持竹枝翛翛欲仙後書其杏花飛簾散餘春七言古詩八十餘字詩既流俊書復娟逸真雙絶也後題至元二十六年三月既望吳興趙孟頫寫先生小像並書此詩先生有神當賞其意耳此卷在予齋數月李殊不知重予不欲掩取之仍封還

李孩於揚州無嗣卷不知何存矣

趙子昂自書詩稿

詩稿二紙一書天冠山二十八詠一書玄洲十詠寄貞居先生貞居乃句曲外史張雨也字法做黄庭樂毅論是其中年筆余有文敏大字條幅袁六完從淮上差回得此卷乃以相易易後有持條幅來售者書小陸何如大陸賢七言律一首字更遒逸可愛又得書唐絶句一幅余以贈山西衛郃孫

趙子昂書所臨馬和之毛詩圖

子昂倣和之畫毛詩七段而無詩自跋云馬和之在畫院中名冠一時論者謂其獨得古雅之氣於蹊徑之外先思陵每書三百篇輒虛其後以命和之補圖後畫與書皆散落人間好事者爭購之逹奚王孫所藏獨有畫而無詩孟頫不揣遂欲追蹤古人臨寫一過並想像其詩亦有不待言而知其篇名者如河上之臺既泚既洒而國人經從其下望者動色抑首皆

有不忍見其籧篨戚施之態而相顧腹誹者非新臺
乎城隅九雉而一見所愛踟蹰搔首於下則靜女也
涉危遂往乘舟泛泛若無所薄而涯端父老望而傷
思中心養養如見其狀非二子乘舟其孰當之其君
露次而諸臣之鞠躬以諫者其黎臣之賦式微乎前
高後下者旄邱也其上蔓延相及者旄邱之葛也而
叔伯羣居有褎如充耳之容則旄邱之所以責衛也
倚樹之女有深思焉而所臨者悠然之流所與謀者

孌然之姬也豈非衛女之賦泉水以思歸乎城門之外樹木叢蔚其背陽向陰之北門乎而羸馬瘦僕蕭然獨出有仕不得志之意焉其卒篇蓋北門也夫詩存而可名其圖者非善之善也詩亡而可知其圖者真能詩者也孟頫畫不逮古圖成而更為題出後之人其有不必按圖而知詩者乎至大五年三月五日

識字法右軍極綿蜜與畫可稱雙絕達奚王孫卷後在上海顧氏家衡山猶見之余在京師劉元公家見

和之一卷亦有圖而無詩

趙子昂書陶詩小楷

子昂有秋林散步圖上以小楷書陶淵明嬴氏亂天紀詩計一百六十字風格遒逸為子昂最得意書陳眉公題云松雪此圖倣趙千里秋林散步圖上繫以陶柴桑詩書法風流精緊有黄庭東方朔讚風格的是吳興雙璧宜玄宰坐卧其下不忍去也

楷法至晉人而聖唐楷失之板宋人無楷即吳說以

楷名亦多帶行惟子昂獨得晉人遺法蓋其結構精
嚴丰神瀟洒胡汲仲謂上下五百年縱横一萬里無
此書非過也余於江右李梅公寓見小楷書姜白石
蘭亭考又於香河表六完家見小楷書九歌楷矣而
不工乃其少年書惟所書圓覺經数萬字後題奉為
妻魏國夫人管氏道昇懺除業障早證菩提與法界
有情同成圓覺字法精工可與畫上小楷敵然数萬
字長卷尤希世珍也此卷乃徐司寇石麒贈一大帥

者大帥不知重畱余齋中經年還歸之今已在秦中一士夫家矣

宋徽宗草書千文

徽宗千文書法學懐素而腕力弱甚後題宣和壬寅御書上用御書印僉押有雲林子父及黄琳袁柳庄諸收藏印余得之亂後今已贈人

唐韋莊借宗章帖

帖凡六十八字風骨似晉人前有泥金題簽是金章

宗御府物又有宣和政和紹興諸印在嚴相家籍沒入内故有南昌縣號印余於李梅公寓見之按韋莊杜陵人唐昭宗進士副李洵使蜀時中原兵亂遂居於此朱温簒唐蜀王建亦僭號拜莊為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以歿

黄山谷草書杜詩

黄自跋云欲作草要須解張顛筆法又當知屋漏折釵股筆及公主家擔夫爭道體勢迺能用筆縱横可

意耳元祐八年十一月丙子試鄭友直筆余有趙松雪題此卷之跋後聞此卷在李梅公處送歸之趙跋云黃太史所書杜少陵詩筆力雄健又論草書體勢深得其要非善於書法者不知也至大三年三月題於車轎寓舍

蘇東坡書前赤壁賦

赤壁賦為東坡得意之作故屢書之此本小字楷書尤有精采後自跋云軾去歲作此賦未嘗輕出以示

人見者盖一二人而已欽之有使至求近文遂親書以寄多難畏事欽之愛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後赤壁賦筆倦未能寫當俟後信軾白卷首損壞文衡山補之筆法蒼勁

趙子昂楷書姜白石蘭亭考

此卷乃子昂蚤年書余同李梅公坐報國寺松下見此卷争購之子昂自題云白石先生蘭亭考一卷子兄德懋有此真蹟野翁自江東抄得攜來京師且以

此紙要予作小楷余自少小愛作小字邇來官游無復有意玆事蓋北方多風塵不宜筆研而客中又乏佳几此紙雖出高麗亦非良品偶今日雨後風塵少息拳曲土炕上據白木小卓聊復書此以應野翁之命孫過庭所謂乖作者也

朱文公墨蹟

文公墨蹟一卷前畫文公小像後書獨遊寶應寺詩又與程允夫帖又或問誠意章手稿小行書極精工

後有元人朱公遷諸人跋此卷原在余家今在章邱

張氏

黄山谷陰真君詩

此卷乃山谷正書極其端勁自題云忠州丰都山仙

都觀朝金殿西壁有天成四年人書陰真君詩三章

余同年許少張以為真漢人文章也以予考之信然

因試生筆偶得佳紙為鈔此詩以與王瀘州補之之

季子觀陰君所學守尸法耳猶須擇師勤苦如是乃

能得之何况千載之後尚友古人求知道德之上宰者乎紹聖四年四月丙午黔中禪月樓中書此卷余借王長垣

黄山谷贈元師詩

此卷字法遒逸是涪翁得意書江西朱子美得之故内余曾借觀後自跋云余舊得東坡所作醉翁操善本嘗對元道之元欣然曰往嘗從成都通判陳君頎得其譜遂促琴彈之詞與聲相得也蜀人由是有醉

翁操然詞中之微指弦外之餘韻俗指塵耳豈易得
之建中靖國元年正月辛未江安水次偶住亭書

六藝之一錄卷四百六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何沛霖